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

經部

孟子集註纂箋卷

六五

詳校官主事銜臣徐以坤



欽定四庫全書蒼薈要卷三千一百四十二

經部

孟子集註纂笺卷五

元 詹道傳 撰

滕文公章句上

凡五章


滕文公為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

世子太子也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

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

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音骨於私欲而

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與

世子言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其知仁義

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居隘反於用力也門

人不能悉記其辭而撮其大旨如此程子曰性即理

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音洛未發

何嘗不善發而中去聲下同節即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

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

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

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

而已矣

復扶又反
夫音扶

時人不知性之本善而以聖賢為不可企及故世子

於孟子之言不能無疑而復來求見蓋恐別有卑近

易行之說也孟子知之故但告之如此以明古今

去聲

聖愚本同一性前言已盡無復扶又反有他說也

成覿謂齊景公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顏

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公明儀曰文

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

覲古
覲反

成覲人姓名彼謂聖賢也有為者亦若是言人能有

為則皆如舜也公明姓儀名魯賢人也

檀弓上子張
之喪公明儀

為志馬
即此也

文王我師也蓋周公之言公明儀亦以文王

為必可師故誦周公之言而歎其不我欺也孟子既

告世子以道無二致而復

扶又反
下同

引此三言以明之

欲世子篤信力行以師聖賢不當復求他說也

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為善國書曰若藥

不瞑眩厥疾不瘳

瞑莫旬反
眩音縣

絕猶截也書商書說

悅音

命篇瞑眩憤

古對反

亂言滕國

雖小猶足為治

去聲

但恐安於卑近不能自克則不足

以去

上聲

惡而為善也○愚按孟子之言性善始見

形

反

於此而詳具於告子之篇然默識

如字

而旁通之則

七篇之中無非此理其所以擴前聖之未發而有功

於聖人之門程子之言信矣

○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

定公文公父也然友世子之傅也大故大喪也事謂喪禮

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雖然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

齊䟽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

齊音資䟽

所居反飭
諸延反

當時諸侯莫能行古喪禮而文公獨能以此為問故孟子善之又言父母之喪固人子之心所自盡者蓋悲哀之情痛疾之意非自外至宜乎文公於此有所不能自己也但所引曾子之言本孔子告樊遲者豈曾子嘗誦之以告其門人歟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父母之喪必以三年也齊衣

下縫也不緝

七八反

曰斬衰

音催下同

緝之曰齊衰䟽麤也

麤布也飭糜也喪禮三日始食粥既葬乃䟽食

音嗣見

喪大記

此古今貴賤通行之禮也

然友反命定為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喪祭從先祖曰吾有所受之也

父兄同姓老臣也滕與魯俱文王之後

文王之子周公旦其子伯

禽封於魯文王子錯叔繡武王庶弟封於滕侯爵

而魯祖周公為長

上聲兄弟

宗之故滕謂魯為宗國也然謂二國不行三年之喪者乃其後世之失非周公之法本然也志記也引志之言而釋其意以為所以如此者蓋為去聲上世以來有所傳受雖或不同不可改也然志所言本謂先王之世舊俗所傳禮文小異而可以通行者耳不謂後世失禮之甚者也

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為我問孟子然友

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
薨聽於冢宰歆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
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風也
小人之德草也草尚之風必偃是在世子

好為皆去聲
復扶又反歆

川悅
反

不我足謂不以我滿足其意也然者然其不我足之
言不可他求者言當責之於已冢宰六卿之長也

上聲也

周禮六官天官為冢宰地官為司徒春官為宗伯夏
官為司馬秋官為司寇冬官為司空司者以其各主

一官也宗伯不言司者以祭祀非人所主天
官冢宰以其總御衆官猶天道統理萬物
歆飲也

深墨甚黑色也即就也尚加也論語作上古字通也
偃伏也孟子言但在世子自盡其哀而已

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
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
之哀弔者大悅

諸侯五月而葬

記雜記士三月而葬是月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

葬七月而卒哭又左隱元年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

月同位至士
踰月外姙至
未葬居倚廬於中門之外
記喪服大記
父母之喪居

倚廬不塗君為廬宮之大夫士禮之既葬柱楣塗廬
不於顯者疏云此君大夫士居廬之禮謂於中門外
東牆下倚木為廬因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既葬情
殺故柱楣稍舉以納日光又以泥塗以辟風寒若廬
外之顯處則不塗也既葬則君大夫士皆宮之宮謂
圍障之也袒露也蓋未葬則倚木為廬故云未葬居
倚廬既葬而柱楣塗廬不得謂之倚廬矣問喪云成
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
枕塊哀親之在草土也既虞剪屏柱楣寢有蓆既練
舍於外寢凡初喪居廬堊室子為父臣為君各依親
踈貴賤之序又按唐大歷中有楊垂撰喪服圖云設
廬次於東廊下無廊於墻下北上凡起廬先以一木
橫於墻下去墻五尺臥於地為楣即五椽於上斜
倚東墻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

開戶一孝一廬門簾以縑布廬形如偏屋其間容半
席廬間施苦塊其廬南為堊室以整壘三面上至屋
如於牆下即亦如偏屋以瓦覆之西向戶室施薦木
枕室南為大功幕次中施蒲席次南為小功總麻次
施牀並西戶如諸侯始起廬門外便有小屏餘則否
為父與母同為繼母慈母居堊室如繼母有子即隨
子居廬為妻準母其堊室及幕次不必
每人致之共處可也婦人次於西廊下

居喪不言故

未有命令教戒也可謂曰知疑有關誤或曰皆謂世
子之知禮也○林氏曰孟子之時喪禮既壞然三年
之喪惻隱之心痛疾之意出於人心之所固有者初
未嘗亡也惟其溺於流俗之弊是以喪去其良心而

不自知耳文公見孟子而聞性善堯舜之說則固有以啟發其良心矣是以此而哀痛之誠心發焉及其父兄百官皆不欲行則亦反躬自責悼其前行之不足以取信而不敢有非其父兄百官之心雖其資質有過人者而學問之力亦不可誣也及其斷丁亂反然行之而遠近見聞無不悅服則以人心之所同然者自我發之而彼之心悅誠服亦有所不期然而然者人性之善豈不信哉

○滕文公問為國

文公以禮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問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

乘屋其始播百穀

綯音陶亟紀力反

民事謂農事詩豳風七月之篇于往取也綯絞

古巧反

也亟急也乘升也播布也言農事至重人君不可以

為緩而忽之故引詩言治屋之急如此者蓋以來春

將復

扶又反

始播百穀而不暇為此也

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苟無
恒心故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乎罪然後從而刑之是
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

音義並見前篇

是故賢

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

恭則能以禮接下儉則能取民有制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為仁不富矣

陽虎陽貨魯季氏家臣也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虎之
言此恐為仁之害於富也孟子引此恐為富之害於

仁也君子小人每相反而已矣

左定九年陽虎奔齊
鮑文子曰陽虎親富

而不親仁
君焉用之

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

皆什一也徹者徹也助者藉也

徹敕列反
藉子夜反

此以下乃言制民常產與其取之之制也夏時一夫

受田五十畝而每夫計其五畝之入以為貢商人始

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畝之地畫為九區區七十

畝中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區但借其力以助耕

公田而不復

反扶又

稅其私田周時一夫受田百畝鄉

遂用貢法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

鄉遂之地在國

中周禮遂人所職是也都鄙之地在野外周禮匠人所職是也大司徒之職令五家為比使之相保五比為閭使之相受四閭為族使之相葬五族為黨使之相救五黨為州使之相賙五州為鄉使之相賓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鄉也遂人掌六遂猶司徒之六鄉也遂人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法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鄰五鄰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朱子所謂以五起數者亦是一萬二千五百家為遂也皆有地域溝樹之此所謂鄉遂也遂人治野夫間有遂遂廣深各二尺遂上有徑可容牛馬十夫有溝則千畝之田也溝之深廣倍遂溝上有畛可容大車百夫有洫則萬畝之田也洫倍溝洫上有涂可

容乘車一軌千夫有澮則十萬畝之田也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可容二軌萬夫有川則百萬畝之田也川所以受溝洫澮之水川上有路可容三軌以連於畿畿亦遂之境也每百夫之田為一經界十夫之田同一遂百夫之遂凡十而皆直溝溝有九而皆橫百夫之田萬畝外其洫直千夫之田十萬畝外其澮橫此鄉遂之大略也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為都朱子所謂以四起數者此乃造都鄙采邑制井田異於鄉遂重立國每丘之地縱橫各三溝四丘之田為一甸十字中為四洫冬官考工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鄭注云此畿內采地之制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故匠人以一井至一同言之則以開方之法而言遂人以一夫至萬夫言之則

以車運屬而言也奉新陰炤云鄉遂在近郊遠郊之間平原曠野可畫為萬夫之井故有溝洫塗路都鄙謂甸稍縣都包山林陵麓在內難用溝洫整齊分畫但逐處畫為井田耕則通力而作

收則計畝而分故謂之徹其實皆什一者貢法固以十分扶問反之一為常數惟助法乃是九一而商制

不可考周制則公田百畝中以二十畝為廬舍一夫所耕公田實計十畝通私田百畝為十一分而取其

一蓋又輕於十一矣

前漢食貨志理民之道地著為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

尺為步步百為畹畹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畹公田十

晦是為八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為廬舍出入相友
守望相助疾病相救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
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田上田夫百晦中田夫二百
晦下田夫三百晦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
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
爰其處農民戶人已受田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
受田如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
平土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
以肥磽多少為差民年二十受田
六十歸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 竊料商制亦當似
此而以十四畝為廬舍一夫實耕公田七畝是亦不
過十一也徹通也均也藉借也

龍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

以為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為虐則寡取之凶
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
將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又稱貸而益之使老稚
轉乎溝壑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樂音洛盻五禮反從目
從分或音普覓反者非

養去聲
惡平聲

龍子古賢人狼戾猶狼籍言多也糞壙

於用反

也盈滿

也盻

禮韻胡計吾計二反
謂陸音五禮反誤

恨視也勤動勞苦也稱舉

也貸

他代反

借也取物於人而出息以償之也益之以

足取盈之數也稚幼子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扶夫音

孟子嘗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二者王政之本也今世祿滕已行之惟助法未行故取於民者無制耳蓋世祿者授之土田使之食其公田之入實與助法相為表裏所以使君子野人各有定業而上下相安者也故下文遂言助法

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為有公田由此觀之雖

周亦助也

雨于
付反

詩小雅大田之篇雨降雨也言願天雨於公田而遂及私田先公而後私也當時助法盡廢典籍不存惟有此詩可見周亦用助故引之也

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

庠以養老為義校以教民為義序以習射為義皆鄉

學也學國學也共之無異名也倫序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人之大倫也庠序學校皆以明此而已

有王者起必來取法是為王者師也

滕國禩

俾淺反

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然為王者

師則雖不有天下而其澤亦足以及天下矣聖賢至公無我之心於此可見

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之謂也子力行之亦以

新子之國

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雖后稷以來舊為諸侯其受天命而有天下則自文王始也子指文公諸侯未踰

年之稱也

左僖九年傳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文十八年公薨既葬公子惡死經書冬十月子卒胡氏曰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緣臣民之心也

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

祿可坐而定也

扶夫音

畢戰滕臣文公因孟子之言而使畢戰主為井地之
事故又使之來問其詳也井地即井田也經界謂治
地分田經畫其溝塗封植之界也此法不修則田無
定分去聲而豪強得以兼并故井地有不均賦無定法
而貪暴得以多取故穀祿有不平此欲行仁政者之
所以必從此始而暴君汙吏則必欲慢而廢之也有
以正之則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

夫滕壤地褊小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無君子莫治

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

夫音扶
養去聲

言滕地雖小然其間亦必有為君子而仕者亦必有

為野人而耕者是以分田制祿之法不可偏廢也

金氏

曰滕截長補短將五十里則是除山川林麓之類以
田計也以開方法計之則五十里為田二千五百井

二萬二千

五百夫

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

此分田制祿之常法所以治野人使養君子也野郊

外都鄙之地也九一而助為公田而行助法也國中
郊門之內鄉遂之地也田不井授但為溝洫使什而
自賦其一蓋用貢法也周所謂徹法者蓋如此以此
推之當時非惟助法不行其貢亦不止什一矣

金氏曰此

兩句與周制鄉遂用貢法都鄙用助法合語錄國中
行鄉遂之法如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
為黨五黨為州又如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
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皆五五相連屬所以
行不得邪九一之法故只得什一使自賦如都鄙却
行井牧之法鄉遂之法次第是一家出一人兵且如
五家為比比有一箇長了井牧之法次第是三十家
方出得士十人徒十人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

此世祿常制之外又有圭田所以厚君子也圭潔也

所以奉祭祀也

見王制圭田無征疏

不言世祿者滕已行之但

此未備耳

餘夫二十五畝

程子曰一夫上父母下妻子以五口八口為率受田

百畝如有弟是餘夫也年十六別受田二十五畝

周禮

匠人疏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小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此又不專指弟是餘夫也 俟

其壯而有室然後更受百畝之田愚按此百畝常制之外又有餘夫之田以厚野人也

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

死謂葬也徙謂徙其居也同井者八家也友猶伴也守望防寇盜也

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也

養去聲別彼列反

此詳言井田形體之制乃周之助法也公田以為君子之祿而私田野人之所受先公後私所以別君子野人之分去聲也不言君子據野人而言省文耳上言野及國中二法此獨詳於治野者國中貢法當時已行但取之過於什一爾

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夫音扶

井地之法諸侯皆去上聲其籍此特其大略而已潤澤

謂因時制宜使合於人情宜於土俗而不失乎先王

之意也。○呂氏曰：子張子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為急。講求法制，粲然備具要

平聲之可以行於今，如有用我者，舉而措之耳。嘗曰：仁

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為辭。

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上聲之有術，期以數年不

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買

田一方畫為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

經界分宅里立斂

去聲

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

與災同

恤患厚本抑未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

可行有志未就而卒○愚按喪禮經界兩章見孟子

之學識其大者是以雖當禮法廢壞之後制度節文

不可復

扶又反

考而能因略以致詳推舊而為新不屑

屑於既往之迹而能合乎先王之意真可謂命世亞

聖之才矣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
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為氓文公與之處
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

衣去聲
捆音閩

神農炎帝神農氏始為耒耜教民稼穡者也為其言

者史遷所謂農家者流也

金氏曰太史公六家指要
無農家至班固藝文志分

九流始有農家者
流此集註未及改

許姓行名也踵門足至門也仁政

上章所言井地之法也廛民所居也氓野人之稱褐

毛布賤者之服也捆扣

音撮
竹角反

之欲其堅也以為

食賣以供食也程子曰許行所謂神農之言乃後世稱述上古之事失其義理者耳猶陰陽醫方稱黃帝

之說也

金氏曰黃帝使大撓作甲子始迎日推策故陰陽家說時日吉凶多推言黃帝醫家亦本

黃帝岐伯設為問答之辭傳述古語雜以附會然此之諸家號為精深輔氏曰使真有神農黃帝之說傳於世孔孟豈不稱述

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為聖人氓

陳良楚之儒者耜所以起土耒其柄也

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
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
民並耕而食饗殮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
而以自養也惡得賢

饗音雍殮音孫惡平聲

饗殮熟食也朝曰饗夕曰殮言當自炊爨

七亂反

以為

食而兼治民事也厲病也許行此言蓋欲陰壞

音孟怪

子分別

必列反

君子野人之法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

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
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
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
粟易之

衣去聲
與平聲

釜所以煮甑所以炊爨然火也鐵耜屬也此語八反
皆孟子問而陳相對也

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
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

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

舍去聲

此孟子言而陳相對也械

下戒反

器釜甑之屬也陶為

甑者

冬官考工記埴埴之工陶甗賈公彥疏陶人為瓦器甑甗之屬甗人為瓦簋有虞氏尚陶器貴

質故也甗音甫又音傲

冶為釜鐵者舍止也或讀屬

音燭

上句舍

謂作陶冶之處也

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為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

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

也

與平聲
食音嗣

此以下皆孟子言也路謂奔走道路無時休息也治於人者見治於人也食人者出賦稅以給公上也食於人者見食於人也此四句皆古語而孟子引之也君子無小人則飢小人無君子則亂以此相易如正字猶農夫陶冶以粟與械器相易乃所以相濟而非所

以相病也治天下者豈必耕且為哉

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氾濫於天下草木暢
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偪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
中國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
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瀾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
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
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

淪音藥濟子
禮反漯他合

反

天下猶未平者洪荒之世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迭興

漸次除治至此尚未盡平也洪大也橫流不由其道

而散溢妄行也汜濫橫流之貌暢茂長上聲盛也繁殖

衆多也五穀稻黍稷麥菽也登成熟也道路也獸蹄

鳥跡交於中國言禽獸多也敷布也益舜臣名烈熾

也禽獸逃匿然後禹得施治水之功疏通也分也九

河曰徒駭曰太史曰馬頰曰覆釜曰胡蘇曰簡曰潔

曰鈎盤曰鬲

音津

按蔡氏書傳云爾雅九河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釜

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為二然則朱子亦因郭璞註而誤也

淪亦疏通之意濟潔二水名決排皆去

上聲其壅塞也汝漢淮泗亦皆水名也據禹貢及今水

路惟漢水入江耳汝泗則入淮而淮自入海此謂四

水皆入於江記者之誤也

考之春秋晉嘗通吳而會之皆由陸而至其後夫差

欲圖伯中原而患水道不通至哀九年始城邗溝通射陽湖西北以入于淮江始有通淮之道矣孟子誤以為禹蓋因此也○金氏曰當是䟽九河淪濟潔排淮江而注之海決汝泗而注之淮決漢而注之江

后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

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憂民如此而暇耕乎

乎

契音薛別彼列反長故皆上聲勞來去聲

言水土平然後得以教稼穡

疏說文種曰稼斂曰穡

衣食足然

後得以施教化后稷官名棄為之

稷乃五穀之長故以稷為農官之稱

后者有爵土之號如畢命稱周公君陳畢公為三后是也稷名棄者其母有邠氏出野履巨人跡而孕及

生以為不祥而棄之故以

然言教民則亦非並耕矣

棄名見詩大雅生民篇

樹亦種也藝殖也契亦舜臣名也司徒官名也人之

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

道

去聲

之耳書曰天敘五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書皋陶謨篇

此之謂也放勳本史臣贊堯之辭孟子因以為堯號

也德猶惠也堯言勞

如字

者勞之來

如字

者來之邪者正

之枉者直之輔以立之翼以行之使自得其性矣又

從而提撕警覺以加惠焉不使其放逸怠惰而或失之蓋命契之辭也

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為已憂夫以百
畝之不易為已憂者農夫也

夫音扶
易去聲

易治也堯舜之憂民非事事而憂之也急先務而已
所以憂民者其大如此則不惟不暇耕而亦不必耕
矣

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為天下得人者謂

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

為易並去聲

分人以財小惠而已教人以善雖有愛民之實然其所及亦有限而難久惟若堯之得舜舜之得禹皋陶乃所謂為天下得人者而其恩惠廣大教化無窮矣此所以為仁也

孔子曰大哉堯之為君惟天為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

與去聲

則法也

論語註則猶準也當以為正

蕩蕩廣大之貌君哉言盡君

道也巍巍高大之貌不與猶言不相關言其不以位

為樂

音洛

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

此以下責陳相倍

音佩

師而學許行也夏諸夏禮義之

教也變夷變化蠻夷之人也變於夷反見變化於蠻夷之人也產生也陳良生於楚在中國之南故北遊而學於中國也先過也豪傑才德出衆之稱言其能自拔於流俗也倍與背同言陳良用夏變夷陳相變於夷也

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

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鵠鵠乎不可尚已

任平聲彊上聲暴蒲木反鵠音杲

三年古者為去聲師心喪三年若喪父而無服也

記檀弓上

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云孔子之喪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者夫子之喪

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

任擔都濫反

也場冢上

之壇場也

本古注疏云史記孔子葬魯城北泗上皇覽曰孔子冢去城一里冢營百畝南北廣

十步東西十三步高一丈二尺冢前以瓴甃為祠壇丈六尺與地平本無祠堂冢營中樹以百數皆異種

魯人世世無能名其樹者孔子弟子異國人名持其方樹來種之營中不生荆棘及刺人草

有若

似聖人蓋其言行去聲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

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所事孔子所以事

夫子之禮也江漢水多言濯之潔也秋日燥烈言暴

之乾音干也皜皜潔白貌尚加也言夫子道德明著光

輝潔白非有若所能仿如兩反佛弗也或曰此三語者

孟子贊美曾子之辭也

今也南蠻馱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

亦異於曾子矣馱亦作鴟古役反

馱博勞也惡聲之鳥南蠻之聲似之指許行也

吾聞出於幽谷遷于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幽谷

者

小雅伐木之詩云伐木丁丁中耕反鳥鳴嚶嚶音鶯出自

幽谷遷于喬木

魯頌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學亦為不善變矣

魯頌閟宮之篇也膺擊也荆楚本號也舒國名近楚

者也懲艾

又音

也按今此詩為僖公之頌而孟子以周

公言之亦斷

上聲

章取義也

從許子之道則市賈不貳國中無偽雖使五尺之童適
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賈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
則賈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賈相若屨大小同則賈相若

賈音價

下同

陳相又言許子之道如此蓋神農始為市井故許行
又託於神農而有是說也五尺之童言幼小無知也

許行欲使市中所粥余六反之物皆不論精粗美惡但以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為價也

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為偽者也惡能治國家夫音扶蓰音師

又山綺反比必
二反惡平聲

倍一倍也蓰五倍也什伯千萬皆倍數也比次也孟子言物之不齊乃其自然之理其有精粗猶其有大

小也若大屨小屨同價則人豈肯為其大者哉今不論精粗使之同價是使天下之人皆不肯為其精者而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耳

○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

辟音僻
又音闕

墨者治墨翟之道者夷姓之名徐辟孟子弟子孟子稱疾疑亦託辭以觀其意之誠否

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我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

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為其道也夷子思以易天下豈以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

不見之
見音現

又求見則其意已誠矣故因徐辟以質之如此直盡言以相正也莊子曰墨子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

而無槨

莊子天下篇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

今墨子獨生不歌死不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

是墨之治喪以薄為道

也易天下謂移易天下之風俗也夷子學於墨氏而

不從其教其心必有所不安者故孟子因以詰克乙

反

之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儒者之道古之人若保赤子此
言何謂也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
子孟子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
鄰之赤子乎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
罪也且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

夫音扶下

同匍音蒲

匍蒲北反

若保赤子周書康誥篇文此儒者之言也夷子引之

蓋欲援爰音儒而入於墨以拒孟子之非已又曰愛無

差等施由親始則推吐反墨而附於儒以釋已所以

厚葬其親之意皆所謂遁辭也孟子言人之愛其兄

子與鄰之子本有差等書之取譬本為去聲小民無知

而犯法如赤子無知而入井耳且人物之生必各本

於父母而無二乃自然之理若天使之然也故其愛

由此立而推以及人自有差等今如夷子之言則是

視其父母本無異於路人但其施之之序姑自此始耳非二本而何哉然於先後之間猶知所擇則又本心之明有終不得而息者此其所以卒能受命而自覺其非也

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為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藁裡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

蚋音汩
嘬楚怪

反泚七禮反睨音詣為去
聲藁力追反裡力知反

因夷子厚葬其親而言此以深明一本之意上世謂

太古也委棄也壑山水所趨也蚋蚊屬姑語助聲或

曰螻

音婁

音姑

也噉攢

音祖官反

共食之也顙額也泚泚然

汗出之貌睨邪視也視正視也不能不視而又不忍

正視哀痛迫切不能為心之甚也非為人泚言非為

他人見之而然也所謂一本者於此見之尤為親切

蓋惟至親故如此在他人則雖有不忍之心而其哀

痛迫切不至若此之甚矣反覆也藁土籠

平聲箋見論語功虧

一簣下

也裡土舉

音預

也於是歸而掩覆

敷救反

其親之尸

此葬埋之禮所由起也此掩其親者若所當然則孝子仁人所以掩其親者必有其道而不以薄為貴矣

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為間曰命之矣

憮音武間如字

憮然茫然自失之貌為間者有頃之間也命猶教也言孟子已教我矣蓋因其本心之明以攻其所學之蔽是以吾之言易

去聲

入而彼之惑易解也

孟子集註纂箋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三千一百四十三

經部

孟子集註纂箋卷六

元 詹道傳 撰

滕文公章句下

凡十章

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

王去聲

陳代孟子弟子也小謂小節也枉屈也直伸也八尺曰尋枉尺直尋猶屈己一見諸侯而可以致王霸所

屈者小所伸者大也

孟子曰昔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志士不
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
往也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

喪去聲

田獵也虞人守苑囿之吏也

周禮地官之屬若山虞若林衡川衡澤虞之職

掌山林川澤田獵之政令田獵則山虞植虞旗澤虞植虞旌以屬禽

招大夫以旌招虞

人以皮冠元首也志士固窮常念死無棺槨棄溝壑
而不恨勇士輕生常念戰鬥而死喪其首而不顧也

此二句乃孔子歎美虞人之言

事見左昭二十四年

夫音扶虞人

招之不以其物尚守死而不往況君子豈可不待其
招而自往見之邪此以上是掌反告之以不可往見之

意

且夫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

利亦可為與

夫音扶與平聲

此以下正其所稱枉尺直尋之非夫所謂枉小而所
伸者大則為之者計其利耳一有計利之心則雖枉

多伸少而有利亦將為之邪甚言其不可也

昔者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終日而不獲一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賤工也或以告王良良曰請復之彊而後可一朝而獲十禽嬖奚反命曰天下之良工也簡子曰我使掌與女乘謂王良良不可曰吾為之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為之詭遇一朝而獲十詩云不失其馳舍矢如破我不貫與小人乘請辭

乘去聲彊上聲女音汝為去聲舍上聲

趙簡子晉大夫趙鞅

於兩反

也王良善御者也嬖奚簡

子幸臣與之乘為之御也復扶又之再乘也彊而後

可嬖奚不肯彊之而後肯也一朝自晨至食時也掌

專主也範法度也詭遇不正而與禽遇也言奚不善

射以法馳驅則不獲廢法詭遇而後中去聲也趙岐

下同也註法

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五御逐禽左是也○饒氏曰射者是驅禽獸來迎而射之此禽當中來則可以正射若來得不正則或當左或當右以射之御者自有法度射者不過迎而射之則不中非關御者事詭遇是詭道以遇禽獸射者不能迎而射之而御者以詭遇則其中非射者之能乃御者之力也詩小雅車攻之篇言御者不失

其馳驅之法而射者發矢皆中而力今嬖奚不能也

貫慣習也

御者且羞與射者比比而得禽獸雖若丘陵弗為也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比必
二反

比阿黨也若丘陵言多也○或曰居今之世出處上聲

去就不必一一中節欲其一一中節則道不得行矣

楊氏曰何其不自重也枉已其能直人乎古之人寧

道之不行而不輕其去就是以孔孟雖在春秋戰國之時而進必以正以至終不得行而死也使不恤其去就而可以行道孔孟當先為之矣孔孟豈不欲道之行哉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

景春人姓名公孫衍張儀皆魏人金氏曰衍即犀首也怒則說

音稅諸侯使相攻伐故諸侯懼也

孟子曰是焉得為大丈夫乎子未學禮乎丈夫之冠也
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
家必敬必戒無違夫子以順為正者妾婦之道也

焉於
虔反

冠去聲女家
之女音汝

加冠如於首曰冠

去聲

女家夫家也婦人內夫家以嫁

為歸也夫子夫也女子從人以順為正道也蓋言二
子阿諛苟容竊取權勢乃妾婦順從之道耳非丈夫
之事也

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
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
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廣居仁也正位禮也大道義也與民由之推其所得
於人也獨行其道守其所得於己也淫蕩其心也移

變其節也屈挫其志也○何叔京

名鎬昭武人曾受學於朱子

曰

戰國之時聖賢通否

部部反

天下不復

扶又反

見其德業

之盛但見姦巧之徒得志橫行氣焰

以念反

可畏遂以

為大丈夫不知由君子觀之是乃妾婦之道耳何足道哉

○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

無君則弔

傳直戀反質與勢下同

周霄魏人無君謂不得仕而事君也皇皇如有求而

弗得之意

記檀弓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馬如有求而弗得

出疆謂失位而

去國也質所執以見人者如士則執雉也

周禮大宗伯以禽作

六摯以等諸臣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音木工商執雞

出疆載之者

將以見所適國之君而事之也

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

周霄問也以已通太也後章放上此聲

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

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為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

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

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

盛音成繅素刀反皿武永反

禮曰

引禮曰至先王先公大略禮記祭義之文

諸侯為藉

秦音反

百畝冕而

青紘

音宏

躬秉耒以耕而庶人助以終畝收而藏之御

廩以供宗廟之粢盛

按國語天子為藉千畝諸侯為藉百畝王耕一發班三之賈逵

注班次也謂卿大夫各三其上也王一發公三發卿九發大夫二十七發天子三推公五推卿諸侯九推

○穀梁傳桓十四年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甸粟而內三宮三宮采而藏之御廩注甸

甸師掌田之官也三宮三夫人也宗廟之禮君親割夫人親舂使世婦蠶于公桑蠶

室奉繭

古典反

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副禕

音暉受

之繅三盆手遂布于三宮世婦使繅以為黼黻

音斧弗

文章而服以祀先王先公

周禮春官天子有六宮九
嬪二十七世婦諸侯半之

祭義云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為之
季春朔旦君皮弁素積卜三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
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公桑及卒蠶事奉
繭以示于君遂獻于夫人夫人服祭服受之為此繭
欲為祭服也副之為言覆也若今之步搖首著副身
著褱衣然副褱王后之服而云夫人記者容二王之
後歟三盆手者三淹也淹去聲凡縲每淹大總而手
振之以出緒也考工記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
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
服既成君服以祀先王先公祭義互言天子諸侯也

又曰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

此王制之文注云有田
者既祭又薦新祭以首

時薦以
仲月

黍稷曰粢在器曰盛牲殺牲必特殺也皿永

反 所以覆敷救 器者

出疆必載質何也

周霄問也

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為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為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

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

為去聲舍上聲灼音酌隙去逆反惡去聲

晉國解見首篇仕國謂君子游宦之國霄意以孟子不見諸侯為難仕故先問古之君子仕否然後言此以風去聲切之也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灼亦媒也言為父母者非不願其男女之有室家而亦惡其不由道蓋君子雖不潔身以亂倫而亦不徇利而忘義也

○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食於諸侯
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
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子以為泰乎

更平聲乘從皆去聲

傳直德反簞

音舟食音嗣

彭更孟子弟子也泰侈也

曰否士無事而食不可也

言不以舜為泰但謂今之士無功而食人之食則不可也

曰子不通功易事以羨補不足則農有餘粟女有餘布
子如通之則梓匠輪輿皆得食於子於此有人焉入則
孝出則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而不得食於子
子何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哉

羨延
面反

通功易事謂通人之功而交易其事羨餘也有餘言

無所貿音茂易而積於無用也梓人匠人木工也輪人

輿人車工也

周禮冬官梓人為筍簾為飲器為侯鵠
匠人掌建國營國為溝洫此梓匠之異

也輪人為輪為蓋輿人
為車此輪輿之不同也

曰梓匠輪輿其志將以求食也君子之為道也其志亦將以求食與曰子何以其志為哉其有功於子可食而食之矣且子食志乎食功乎曰食志

與平聲可食而食食志食功之食皆

音嗣

下同

孟子言自我而言固不求食自彼而言凡有功者則

當食

音嗣之

曰有人於此毀瓦畫墁其志將以求食也則子食之乎

曰否曰然則子非食志也食功也

墁武安反子食之食亦音嗣

塼謨官反牆壁之飾也毀瓦畫塼言無功而有害也既

曰食功則以士為無事而食者真尊梓匠輪輿而輕為仁義者矣

○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

如之何惡去聲

萬章孟子弟子宋王偃嘗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

欲霸天下疑即此時也通鑑周赧王二十九年宋起兵滅滕伐薛東敗齊取五城

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欲霸之孟成故射天
答地以示威服鬼神天下謂之桀宋齊湣王伐之王

偃走
死

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
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
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
盛也湯使亳眾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帥其民要其
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
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

遺唯季反盛音成往
為之為去聲饋食酒

食之食音嗣要
平聲餉式亮反

葛國名伯爵也

古註夏諸侯
嬴姓之國

放而不祀放縱無道不

祀先祖也亳衆湯之民其民葛民也授與也餉亦饋

也書商書仲虺

許偉
反

之誥也仇餉言與餉者為仇也

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

匹夫匹婦復讎也

為去
聲

非富天下言湯之心非以天下為富而欲得之也

湯始征自葛載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夷
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

望雨也歸市者弗止芸者不變誅其君弔其民如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無罰

載亦始也十一征所征十一國也餘已見前篇

有攸不為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其君子實玄黃于匪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人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已矣

食音嗣

按周書武成篇載武王之言孟子約其文如此然其

辭時與今書文不類今姑依此文解之有所不為臣

謂助紂為惡而不為周臣者匪與篚同玄黃幣也

疏禮

公之孤執玄附

庸之君執黃

紹繼也猶言事也言其士女以匪盛

成音玄黃之幣迎武王而事之也

疏禮圖云篚以竹為之長三尺廣一尺深

六寸足高三寸上有蓋商人而曰我周王猶商書所謂我后也

休美也言武王能順天休命而事之者皆見休也臣

附歸服也孟子又釋其意言商人聞周師之來各以

其類相迎者以武王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取其殘民

者誅之而不為暴虐耳君子謂在位之人小人謂細民也

太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太誓周書也今書文亦小異言武王威武奮揚侵彼紂之疆界取其殘賊而殺伐之功因以張大比於湯之伐桀又有光焉引此以證上文取其殘之義

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

以為君齊楚雖大何畏焉

宋實不能行王政後果為齊所滅王偃走死○尹氏曰為國者能自治而得民心則天下皆將歸往之恨其征伐之不蚤也尚何強國之足畏哉苟不自治而以彊弱之勢言之是可畏而已矣

○孟子謂戴不勝曰子欲子之王之善與我明告子有楚大夫於此欲其子之齊語也則使齊人傳諸使楚人傳諸曰使齊人傳之曰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

撻而求其齊也不可
得矣引而置之莊嶽之間數年雖

日撻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與平聲
咻音休

戴不勝宋臣也齊語齊人語也傳教也咻謹

音歡

也齊

齊語也莊嶽齊街里名也楚楚語也此先設譬以曉之也

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為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為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

長上

聲

居州亦宋臣言小人衆而君子獨無以成正君之功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為臣不
見

不為臣謂未仕於其國者也此不見諸侯之義也

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內是皆已甚迫斯

可以見矣

辟去聲內與納同

段干木魏文侯時人

通鑑文侯以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為師

泄柳魯繆

音公時人

泄柳即子柳見後篇

文侯繆公欲見此二人而二人

不肯見之蓋未為臣也已甚過甚也迫謂求見之切也

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矚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矚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

欲見

之見音現惡去聲矚音勗

此又引孔子之事以明可見之節也欲見孔子欲召

孔子來見已也惡無禮畏人以已為無禮也受於其家對使去聲人拜受於家也其門大夫之門也矚窺也陽貨於魯為大夫孔子為士故以此物及其不在而饋之欲其來拜而見之也先謂先來加禮也

曾子曰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也由是觀之則君子之所養可知

已矣脅虛業反
赧奴簡反

脅肩竦音悚體諂笑強上聲笑皆小人側媚之態也病下同

勞也夏畦夏月治畦之人也言為此者其勞過於夏
畦之人也未同而言與人未合而強與之言也赧赧
慙而面赤之貌由子路名言非已所知甚惡去聲之之
辭也孟子言由此二言觀之則二子之所養可知必
不肯不俟其禮之至而輒往見之也○此章言聖人
禮義之中正過之者傷於迫切而不洪不及者淪於
汚音烏賤而可恥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

來年然後已何如

去上聲

盈之亦宋大夫也什一井田之法也關市之征商賈

音古之稅也已止也

孟子曰今有人日攘其鄰之雞者或告之曰是非君子之道曰請損之月攘一雞以待來年然後已

攘如羊反

攘物自來而取之也損減也

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

知義理之不可而不能速改與月攘一雞何以異哉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

好去聲下

同治

去聲

生謂生民也一治一亂氣化盛衰人事得失反覆相尋理之常也

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為巢上者為營窟書曰洛水警余洛水者洪水也

洛音

降又胡貢
胡工二反

水逆行下流壅塞故水倒流而旁溢也下下地上高

地也營窟穴處

上聲

也書虞書大禹謨也洛水洛

胡貢反

洞無涯之水也警戒也此一亂也

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菹水由地
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
人得平土而居之

菹側魚反

掘地掘去

上聲

壅

音擁

塞也菹澤生草者也地中兩涯之

間也險阻謂水之汜濫也遠去也消除也此一治也

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為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為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園囿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

壞音怪行去聲
下同沛蒲內反

暴君謂夏太康孔甲履癸商武乙之類也宮室民居也沛草木之所生也澤水所鍾也自堯舜沒至此治亂非一及紂而又一大亂也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

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

缺

相去聲
奄平聲

奄東方之國助紂為虐者也飛廉紂幸臣也

疏飛廉
乃顯項

之苗裔善走其子惡來有力俱
以材力事紂武王伐紂并殺之

五十國皆紂黨虐民

者也書周書君牙之篇丕大也顯明也謨謀也承繼
也烈光也佑助也啓開也缺壞也此一治也

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

者有之

有作之有讀為
又古字通用

此周室東遷之後又一亂也

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胡氏

名安國字康侯建安人

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厚

宜改作博

字

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

者謂此書之作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為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

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
戚矣愚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則致治之法垂於
萬世是亦一治也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
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
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
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
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

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

橫為皆去聲
葦皮表反

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

扶又反

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

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無父
無君則人道滅絕是亦禽獸而已公明儀之言義見
首篇充塞仁義謂邪說徧滿妨於仁義也孟子引儀
之言以明楊墨道行則人皆無父無君以陷於禽獸
而大亂將起是亦率獸食人而人又相食也此又一
亂也

吾為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

易吾言矣

為去聲復
扶又反

閑衛也故驅而遠去聲之也作起也事所行政大體也

孟子雖不得志於時然楊墨之害自是滅息而君臣
父子之道賴以不墜是亦一治也程子曰楊墨之害

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蓋楊氏為去聲我疑於

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去聲見史記申韓傳申不害

故鄭之賤臣學本於黃老而主刑名著書二篇號曰
申子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喜刑名法術之學而其
歸本於黃老與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為不如非故孟子止闢楊墨為其惑

世之甚也佛氏之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所以為害
尤甚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
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抑止也兼并

平聲

之也總結上文也

詩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

公所膺也

說見上篇承當也

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

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行好皆去聲

詖淫解見前篇辭者說之詳也承繼也三聖禹周公

孔子也蓋邪說橫流壞

音怪

人心術甚於洪水猛獸之

災慘於夷狄篡弑之禍故孟子深懼而力救之再言

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所以深致意焉然非知道之

君子孰能真知其所以不得已之故哉

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言苟有能為此距楊墨之說者則其所趨正矣雖未必知道是亦聖人之徒也孟子既答公都子之問而意有未盡故復扶又言此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

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為不必攻討之說者其

為邪說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尹氏曰學者於是
非之原毫釐有差則害流於生民禍及於後世故孟
子辨邪說如是之嚴自以為承三聖之功也當是時
方且以好辨目之是以常人之心而度待洛反聖賢之
心也

○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
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
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

於音烏下於陵同
螬音曹咽音宴

匡章陳仲子皆齊人廉有分辨不苟取也於陵地名

螬螻

音齊

螬蟲也

匍匐言無力不能行也咽吞也

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雖然仲子

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

擘薄厄反惡平聲蚓音引

巨擘大指也言齊人中有仲子如衆小指中有大指

也充推而滿之也操所守也蚓丘蚓也言仲子未得

為廉也必若滿其所守之志則惟丘蚓之無求於世

然後可以為廉耳

夫蚓上食槁壤下飲黃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築
與抑亦盜跖之所築與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樹與抑亦
盜跖之所樹與是未可知也

夫音扶
與平聲

槁壤乾

音干

土也黃泉濁水也抑發語辭也言蚓無求

於人而自足而仲子未免居室食粟若所從來或有
非義則是未能如蚓之廉也

曰是何傷哉彼身織屨妻辟纊以易之也

辟音壁
纊音盧

辟績也纊練麻也

曰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以兄之祿為不義之祿而不食也以兄之室為不義之室而不居也辟兄離母處於於陵他日歸則有饋其兄生鶩者已頻顛曰惡用是駝駝者為哉他日其母殺是鶩也與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駝駝之肉也出而哇之

蓋音閣辟音避
頻與顰同顛與

蹙同子六反惡平聲
駝魚乙反哇音蛙

世家世卿之家兄名戴食采

音菜

於蓋其入萬鍾也歸

自於陵歸也已仲子也駝駝鶩聲也頻顛而言以其

兄受饋為不義也哇吐之也

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後充其操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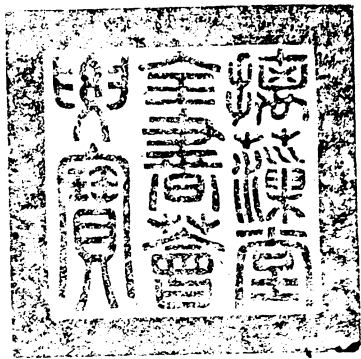
言仲子以母之食兄之室為不義而不食不居其操

去聲守如此至於妻所易之粟於陵所居之室既未必

伯夷之所為則亦不義之類耳今仲子於此則不食不居於彼則食之居之豈為能充滿其操守之類者

乎必其無求自足如丘蚓然乃為能滿其志而得為
廉耳然豈人之所可為哉○范氏曰天之所生地之
所養惟人為大三句出禮記祭義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
人倫也仲子避兄離母無親戚君臣上下是無人倫
也豈有無人倫而可以為廉哉

孟子集註纂箋卷六



覆校官助教臣金學詩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舉人臣丁兆隆